



# 中贵族

A R I S T O C R A C T

天籁纸鸢◎著

珠海出版社



# 贵族

ARISTOCRATIC

天籁纸鸢◎著

珠海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贵族/天籁纸鸢著. —珠海: 珠海出版社, 2009. 1  
ISBN 978 - 7 - 5453 - 0153 - 3

I. 贵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202897 号

## 贵 族

天籁纸鸢 著  
策 划: 雷良波  
责任编辑: 曹 现

出版发行: 珠海出版社  
地 址: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楼  
电 话: 0756 - 2639330 邮政编码: 519000  
网 址: www. zhcb. net  
E - mail: zhcb@ zhcb. net  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
印 刷: 珠海市三木印刷有限公司  
开 本: 787 × 1092mm 1/16  
印 张: 15. 25 字数: 305 千字  
版 次: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 
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453 - 0153 - 3  
定 价: 26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
(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第一章 失踪的莉莉斯	(1)
第二章 血族世界	(8)
第三章 米 兰	(15)
第四章 血 宴	(22)
第五章 莉莉斯的日记	(36)
第六章 血族十三圣器	(50)
第七章 莱温大剧院	(56)
第八章 莱温伏特加和“蛇与蝙蝠”	(64)
第九章 紫色的血液	(71)
第十章 尴尬的晚宴	(78)
第十一章 莉莉斯的复仇	(86)
第十二章 暴露本性的绵羊	(93)
第十三章 蝙蝠森林	(101)
第十四章 魔 钩	(108)
第十五章 伊丽莎白·巴托里伯爵夫人	(115)
第十六章 狼人的跳跃	(122)
第十七章 米兰的生日	(129)
第十八章 月夜下的初拥	(142)
第十九章 失 控	(149)
第二十章 幻镜与该隐	(163)
第二十一章 百合园	(176)
第二十二章 德古拉伯爵	(190)
第二十三章 真实的回归	(197)
第二十四章 多瑙河边的过往	(204)
第二十五章 初 拥	(222)
第二十六章 莱温的街道	(233)

## 第一章 失踪的莉莉斯

1

在亚当耕田，夏娃织布之初，谁为绅士，谁又是贵族？

——约保尔

这世界上的鬼故事有很多种。但其中最骇人的莫过于在你听完一堆鬼故事以后，发现自己变成了鬼。

在传统西方定义中，吸血鬼并不是鬼。但很多人认为，吸血鬼的生活比鬼还可怕，因为他们嗜血，绝望，永不能见光。

她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忘记了自己是谁。确切地说，她根本未曾留意自己是什么人。

她知道自己在一片黑暗中。四周传来奇怪的吱吱声，就像鼠类。身为女性，害怕蛇鼠爬虫已经变成了一种本能。

她不敢动。

鼠类的声音杂乱无章，伴随着有节奏的钟声，木桶盘碗翻倒的声音也跟着响起。不过，却是从极远的地方传来。

直到确定那些声音是发自一面墙或是一扇门以外的地方后，她才敢轻轻动一下手指。

身体僵硬，像是死过一次又重新灌注冰冷血液的傀儡。

她嗅到奇怪的味道。像是血，又像是香料。

钟摆滴答作响。

她尝试挪动身体，手指碰到了木制的东西。顺着往上摸，似乎是一块木板——很快摸到了顶端，上空却被另一块木板罩住。

她张开双手，推动那块木板。

木板慢慢张开，一线微弱的光芒透进来。

她从那块木板往外看。

那是一条阴暗的小巷。

石铺的路面湿润，莹莹泛着蓝光。

她眯着眼睛，想努力看清小巷的尽头。但是那里被重叠的酒桶和木箱盖住，除了投进的光线，什么都看不到。

她揉揉眼睛，将整块木板掀开。

忽然，无数黑影从小巷两旁的房檐散开。

蝙蝠。

房檐的蝙蝠被木板声惊动，铺天盖地地散开。

她抱头惨叫，又一次缩入刚才躲的地方。



# 贵族

2

隔了很久。

她再一次小心翼翼地推开木板，小巷里一片死寂。

她放慢动作，将整块木板都推起来，站直身体，跨出一条腿，踩在地面，又跨出一条腿。等完全站在外面以后，轻手轻脚地放下木板。然后她揉揉太阳穴，努力保持清醒。

可是还没理清思路，她便如同瞬间失去呼吸一般，迅速回头看向刚才她出来的地方。

那是一个有些破旧的大木盒。

暗紫色的漆，大小刚好可以容下一个人。前方比较宽，后方比较窄，前端还有一个巨大的银色十字架。

这大概就是最令人害怕的事。

以为自己活了，实际早已死了。

那是一口废弃的棺材。

她刚从一块棺木中爬出来。

她面色发白，倒退一步，却撞上了身后的木桶。

无数蝙蝠再一次如浪潮一般散开，不少还直冲向她的面门。她立即往小巷外跑。

蝙蝠吱叫着擦过她的头顶，冰凉的翅膀扫过她的发。

她盖住脑袋，却按住了一只蝙蝠。

她惊叫着甩手，使了吃奶的力气站起来，埋头往前冲。

直到最后，她撞上了小巷尽头的木桶。

木桶像瞬间被摧毁的塔，轰隆轰隆垮下，向前滚落。

她抱住头，继续往前跑，却因踩中木桶而跌倒。她浑身湿透，在黑暗中被木桶带着打了几个滚。

眼前强光扫过，最后她摔倒在路面。

她刚想抬头看，一阵风刮来，迎面吹来一张纸，盖住她的脸。

离她极近的，是一张苍白的脸。她慌忙地扯下来看。

那是一张报纸。

而报纸上印着一张极大的画像。

她只是看了一眼画像，便再挪不开视线。

那是一个女人。

女人背对着镜头，坐在镜子面前。长发卷而浓密，深海一般的幽蓝一直垂到腰。发尾微微翘起。镜中的面孔艳丽而慵懒，略微凌乱的刘海垂下来，遮住半边眼睛。深红色的眼睛。

女人轻抬着一只手，两指夹着高脚杯。杯中的酒如同那双媚眼的眼睛，或是漂

亮的指甲，血一般的红，明亮透彻。

如此浓烈的瞳色、指甲，却配上了苍白的肤色。女人的黑色晚礼服大大敞开，背脊雪一般，白且无瑕。

报纸的底部写着奇怪的字符，她随便扫了一眼，居然立刻就明白了：

“莉莉斯失踪两个月整！悬赏金已过十万！”

她再看一下画中的女人，下意识地把额前的刘海往后拨一下，把报纸翻过来——这一翻，出事了。

这是一幅通常只要刊登就会被禁止的图。

一个男人捧着一个女人的后颈，舌尖舔着长长的尖牙。女人的颈项间裂了个大大的口子，鲜血像瀑布一样流出来，雪白的衣服被鲜血污染，若不是腰部还有几处白色，寻常人还会以为这衣服就是红色。女人睁大眼睛，目光狰狞，显然已经死去。血流过衣服，落到地上，流成了奇怪的符号——一个圆圈中间是笔迹潦草的倒 A。

她强忍住惊恐，看了看下面写的字：

美味难抗拒，唯有布鲁赫。

她还没时间平定下来，身后就有两个女人在说话：

“怎么莉莉斯小姐还没回来？难道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，是去人间遇到了意外？”

“你认为可能么？她要出事，整个血族都该灭亡了。”

“那是怎么一回事啊？”

她愣了愣，抬头一看，面前有一对男女从她面前走过：男人戴着高高的黑色礼帽，穿着黑色外套，黑色披风，以及白色高领衬衫，手中还握着长长的拐杖；女人盘起鬈发，手戴露指黑色手套，穿着黑色蕾丝长裙，还持着一把暗紫色的扇子。

天空是乌云密布的，街道是灰色的，加上清一色暗色衣服，他们的皮肤竟白得吓人——尤其是那个女人半露的乳房，几乎接近惨白。

他们的眼眸很黑，嘴唇淡紫，配上这种颜色的皮肤，优雅得像出自中世纪电影中的贵族，却让人怎么也联想不到活人。

她的视线原本一直追随着他们，但很快她便发现，所有人都是穿着同样风格的衣服。

她确定自己是在一个城中，而且是一个相当富裕华贵的城市。因为她身后的楼房上雕刻的花纹已经繁复到了极点。

而她身后两个女人还在说话：

“我有个朋友在王宫工作，他们说，莉莉斯小姐和陛下闹翻了，一气之下就消失了。”

“真的假的？他们关系不是一直很好么，怎么会翻脸？”

“就是因为感情好才容易翻脸吧？男人女人的事，谁说得清楚。”

“可是他们不是那样的关系啊。”

“那是在外面说的，莉莉斯小姐隔三岔五就大老远地飞一次王宫，你看可能不是那种关系么？”

“也是，十万伯，都可以买下一个城了。陛下真的很担心她啊。”

她左顾右盼，最后终于有种彻底崩溃的感觉。

为什么她能听懂她们的语言，却听不懂她们在说什么？

她甚至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

空气潮湿微凉，暗色的马车慢悠悠地前行。

城市像蒙着白色的纱，茫茫的，隐隐中是熙熙攘攘的人群。

建筑高且华丽，却是米色的，尖尖的顶端直刺向灰色的天空，原已十分压抑，外加人群往来，以及和楼房不成正比的狭窄街道，几乎让人窒息。

她揉揉额心，往前走了一段。

可是，总觉得有人在看她。

她开始以为错觉。谁知她走到哪，周围的人就看到哪。

她实在不自在，终于停下来。

看她的人还是在看她，不看她的人，也回头过来看着她。

最后整条街的人都在看她。

气氛诡异之极。直到街道尽头最大的深黑古钟敲响三次。

突然，所有人都扔掉手中的东西，向她冲来。

她大惊，刚后退一步，就有人抓住她的衣角。随后，一个十三四岁少年的声音响起：“十万伯是我的了。”

她转过头，还没看到那少年的脸，他就已经被一个拐杖敲在地上。然后一个戴着礼帽的男人抓住她的手，匆匆往前跑。结果没过两秒钟，他就遭到了和少年同样的待遇。

就这样一个敲一个，一个打一个，演变成了多人对战，到后来的群架。

硝烟四起。

最后有个人拍拍她的肩。

她回头，一张英俊的脸出现在她的面前：“恕我冒昧，莉莉斯小姐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这是她来到这个世界说的第一句话。

“我只是好奇您是否想回去了？”

她正准备回一句“我不懂你在说什么”，但忍住了。

他刚才叫她，莉莉斯小姐。

如果她没有记错，那个报纸上的女人也叫莉莉斯。那些女人讨论八卦的时

候，说的也是莉莉斯和什么陛下。

莉莉斯失踪了，而她不记得任何事。

她看看面前的男子。

他的发色是极深的玫瑰红，短而整齐。眼睛深蓝近黑。他穿着相当得体的衣裳，虽也是黑色，却看去贵气得多。他一直对她微笑，眼中似乎写着“请相信我吧”。

可是她做不到。

她只淡淡回笑：“请给我一面镜子，谢谢。”

他微微一愣，拍拍手掌。不过多时，一个穿着仆人衣裳的人走来：“鲁斯凡爵士。”

“请给莉莉斯小姐拿一面镜子，谢谢。”

仆人离开后，男子往自己身上看看，又看看她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她看向别处，又回头扫他一眼。

没过多久，闪电一般的仆人便回来，把镜子递给她。

她接过镜子，调整好心态，往里面看了一眼。

果然。

虽然神情有些狼狈，脸上还有些灰尘——但，她是莉莉斯。

“陛下很担心你。”鲁斯凡补充道。

她看着镜子，拨拨刘海，假装没听到这句话。

这个鲁斯凡，似乎跟她认识，却不是特别熟。说不定他也是朝着那十万伯赏金去的。

究竟该相信什么人？

或许是他们口中的“陛下”。

她在什么地方？

这又是一个什么国度？她全然不知。

想了很久，她才缓缓说道：“我想见陛下。”

“是的，莉莉斯小姐。”他后退一步，手摊开，指向一个敞篷的马车，“请。”

马的体格相当高大，比马夫高出三个头。她过去以后，鲁斯凡立刻殷勤地搀她上车，然后跟着上来。

她牵起略沾灰尘的裙边，对他笑了一下。

他亦回笑，在她身边坐下。

车夫挥鞭，马车辘辘前行。

灰色的天，深灰色的云；灰色的路面，深灰的建筑。

在这样一个灰色的世界里，街头的高脚路灯，驿站标志，小贩身旁的火把，以及报刊亭都是鲜红色，像是创意广告刻意突出的部分，分外触目惊心。

阴云重重压着城市，像是不曾也不将散去。密密麻麻的住房上镶着极大的窗



户，玻璃被黑色的横条隔开，一道道划清了屋里和屋外的世界。窗里有时会站着一个衣着高雅的女子，神情冷漠地看着窗外的街道。

所有人都有着极深颜色的头发，皮肤都白得可怕，一如那张报纸上的莉莉斯。而且，他们的唇多偏淡紫，因此将人显得更加不像人。

不过多久便下起了雨。

莉莉斯有些吃力地呼吸。这实在不是一个适合久留的地方。她随手拿起身边的报纸，随便扫了一眼，便感到有些恶心。

报纸正中央是一只巨大的蝙蝠照片——确切说，是一只蜷缩在墙角的肥蝙蝠。

主标题是：

“危险！我们快要失去‘美男子’的称号了！”

副标题是：

“因为我们越来越胖了！”

她晃晃脑袋，又看看手中的报纸。

“根据最新统计，我们氏族最近的肥胖率在以0.47%每年的比率增长，将在今年年末超过17%。专家预测，布鲁赫一族将会在十年之内超过勒圣布拉族，变成血族中最胖的氏族。路易斯伯爵在血祭盛典的专访中呼吁道：‘我亲爱的族人们，为了布鲁赫一族的繁衍和发展，为了减少我们族人的负增长率，请健康饮食，多喝血，少吃土豆！不然，我们就要失去美男子的称号了！’”

这样一个阴暗的地方，却印出了这样的头条，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

她眉头微微一皱，喃喃道：“这是报纸么？”

“这是昨天的《布鲁赫报》。也不知道改版多少次，才得到路易斯伯爵的允许。我敢打赌，他的原话不是这样的。”鲁斯凡拿了一份同样的报纸，抖了抖，“未修改版本肯定是‘我们的女人已经很少了，我们全靠男人吸引别族女子入族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血族世界上最英俊的男人会彻底绝种的！’”

“我不懂，什么血族？”

鲁斯凡愣了愣：“是这样，呃，布鲁赫是所有血族里面最喜欢吃土豆的民族，我问了很多布鲁赫族的人，他们给的答案都不一样。但路易斯伯爵说原因有三：一、便宜。二、不用吃多少就能饱了。三——”

“我不是说这个。”莉莉斯忍不住打断他，“什么血？什么族？”

鲁斯凡还是处于懵懂状态。他看了她很久很久，终于得出最后结论：“你饿了吗？”

莉莉斯实在没法说不，只得点头。

鲁斯凡从地上的小袋子里拿出一个酒壶，递在她手中：“这是刚买的，还比较新鲜。”

她接过酒壶，欲言又止，慢慢拧开壶盖。

鲁斯凡拿出一张面巾：“说句玩笑话，莉莉斯小姐是否离开了首都？”  
“嗯。”她随意敷衍一下，喝下一口酒，顿时精神一振。  
酒水味道实在不错，就是有些腥味，还有点熟悉。  
“难怪，我就说您口音听上去和以前不大一样了。那口地道的莱温腔都淡了不少。”  
“嗯。”  
“似乎还有点……”  
莉莉斯瞥他一眼：“什么？”  
“没什么。”他递给她面巾，“最近时事不稳定。这边您不见了，陛下看去很忙，‘那边’似乎也出了点事。”  
她擦擦嘴角，看到面巾上一片浓稠的红色：“这是什么？”  
他又忍了很久才控制住没惊讶地看着她：  
“樱桃贵妇。”  
“这是酒么？怎么我喝去不大像？”  
鲁斯凡凝视她片刻，终于确定她是在开玩笑，于是笑道：“您是嫌它太淡了是么？没法的，最近资源紧缺，只有贵族才能享受80%以上纯度的血呀。”  
“血？”  
“嗯。”  
她轻佻一笑：“原来我们是吸血鬼，我才知道，哈哈。”  
“哈哈哈哈，吸血鬼。”  
“哈哈哈哈。”  
“哈哈哈哈……是呀，我们都是吸血鬼啊。”  
“哈哈哈哈。”  
“哈哈哈哈哈哈……”  
她终于没力气笑了。看着他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真那么好笑么。”  
鲁斯凡擦擦眼角的泪水，还是一边笑着，露出两颗尖尖的獠牙：“我一直觉得吸血鬼这个称呼很有意思。如此愚蠢的名字，也就只有人类想得出来。”  
她一点不觉得好笑，只淡淡接道：“无所谓了。对食物，你还要求它有智商不成？”  
鲁斯凡又笑出声来，还一边对着酒壶仰头喝一口：  
“为了这个我还专门写信到布鲁赫饮料发行部门，要求他们用活人的血当原材料，他们不信，最近居然因为资源紧缺换了猪血，是有些过火了。”  
莉莉斯看他一眼，忽然背脊有些发凉。  
她再翻翻报纸，第二版头条写着：“不健康的饮血生活导致肥胖率剧增。”  
她的脑中嗡的一响。  
一道闪电劈过深灰的天，雷鸣轰顶，下起了大雨。



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还有能保持清醒的人，那一定是天方夜谭。

莉莉斯飞速翻看那张《布鲁赫报》，扫了扫每个版的头条。

时政社会：20,000族人回到工作岗位。

地方文化：和平主义游行示威“为民主主义高呼”。

城市领导：纯血族领主因违反第二戒条被革职。

经济市场：472,423,000伯！去年新增贷款创新高！

能源环保：北欧地区人口负增长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，节约血能源！

房产租借：莱温地区月租金是平时七倍，“血祭房”开始有人预定。

跨党公司：北部雪灾导致特娜血产品公司经济垄断。

教育科技：教育部：南部灾区开学时间可适当调整。

医疗健康：想死还是想活？请勿染肤。

娱乐旅游：莱温旅游公司一年半输送至中国长城游客122万人次。

她终于狠狠掐了自己一下。

她没有在做梦。

虽然她的脑中是一片空白，但是她知道，不论她变成什么样，她的出身绝对是人类。

而如今，她变成了……吸血鬼？

她不愿意相信。但在她再次照了镜子以后，彻底陷入绝望。

镜中的女人垂落的头发盖住深红的眼睛，冷艳依旧。但她稍微裂开嘴笑了一下，两颗尖牙露出来。

她伸手看看自己的皮肤。

那双手美得有些失真。如此抢眼的红指甲，如此纯粹的白皮肤。手腕的苍白之下，是蓝色的筋。

忽然，鲁斯凡把报纸在她面前晃了晃。他指着娱乐版上的漫画。

漫画上两个穿着比基尼的巨胖女人面对面站着，均是呈金字塔形的身材，三层以上的肚皮。她们把一个骨瘦如柴的男人推来推去，像在打乒乓球一样。

图下写着标题：布鲁赫女人的体育运动。

“呵呵，这个画得太形象了。”鲁斯凡指了指那图，“现在不仅是北欧人口负增长，连布鲁赫族也在负增长。法律女权得太可怕，女人都像铁塔，男人都不敢结婚。还是莉莉斯小姐的氏族比较讨人喜欢。”

莉莉斯不知如何回答，只看着街道，嘴角微扬：“多谢夸奖。不过，我们还要多久才到？”

“这不就到了！”

她回头。

前方一个相当宽大的广场，中间是一个巨型喷水池，喷水池中间有一片雕塑群，像是一群衣着华贵的吸血鬼正坐在一起，进行酒宴。中间最高的雕塑是一个站着的女人。

很不幸的是，这个女人又是她。

不过这里她盘着头，身穿低胸晚礼服，披风拖地，肩上还站了一只蝙蝠。她半垂着眼，刘海依然垂落遮住一只眼。她的眼神似乎和报纸上的不大一样，略微透着一些坚毅与女帝一般的霸气。

莉莉斯看着那个完全陌生的人，又看看镜中的自己。

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她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

马车绕了很久，才绕过那些巨型雕像，行进到了一扇铁门面前。

黑色铁杆顶端是尖尖的金色利爪，一直蔓延到视线的尽头。正中央是两个更高的铁门，上面挂着一个金制标志物。那是一个头轻脚重的十字架，上架着椭圆。

标志物周围是暗金的利刺，铁门前左右两旁是狰狞的石像鬼。石像鬼头上有两只角，翅膀展开，面貌凶恶。

门口站着很多身穿盔甲的士兵，见他们来了，自动把门打开。

鲁斯凡搀她下车。

“我们只能到这了。需要我随同您一起进去么？”

“是的，谢谢。”

他后退一步，摊手：“您先。”

她微笑一下，走进铁门。

地面是白色大理石制的，因地面湿润而莹莹发亮。

迎面是一片极宽的阶梯。他们走了许久，才走到宫殿正门前。里面灯火辉煌，却因为过于深远而让人备感压抑。

门口又有几个守卫。她想了想，走过去说：

“陛下在么？”

“莉莉斯小姐，陛下不在。”

“请问他去了哪里？”

“陛下没有交代清楚，只说去了南部——他去寻找您了。”


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路易斯伯爵已经听说了您回来的消息，派人去通知陛下。或许明天傍晚他就能到了。”

“哦，好的。”

“陛下还说了，会为您举行一次晚宴，让您一定要参加。”

“谢谢。我今天就住这里了。”

“这……是。”两个守卫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其中一个推了推另一个，另一个又回推了一下。推来推去，还是和莉莉斯说话的那个问道：“小姐想睡哪个房间呢？”

“我上次睡的房间。”

两个守卫又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。

“这，好的。”

莉莉斯察觉不对，看看鲁斯凡，鲁斯凡表现很正常。她在守卫离开前又问：“等等。”

“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“我想看看书。给我一个有很多书的房间吧。”

“小姐的意思，还是上次睡的地方么？”

莉莉斯想了想说：“是的。”

“莉莉斯小姐，我想我该离开了。”守卫离开以后，鲁斯凡微笑道，“您真的是越来越美丽，越来越温柔，不像以前那样，天天想着一些男人做的事。”

“什么叫男人做的事？”

“嗯，军事，政治，或是寻找什么战争法一类的。”

“这些事，女人都不该做么？”

“女人如此美丽，自然是该供奉起来保护好的。”

“是么，爵士认为女人都是花瓶么？”

“当花瓶，其实是很美好的事。”

莉莉斯笑了笑，深蓝的发在灯火中闪烁。

“我对这些事确实没有兴趣。女人么，自然该以爱人和内务为生活重心。那些都是男人的事，尤其是强大而有男子气概的男人。”她微扬嘴角，别有深意地看他一眼。

他微微一怔：“啊，是。”

她往台阶下走了两步，突然回头说：“对了，你觉得路易斯伯爵这人怎样？”

“路易斯伯爵？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呀。”鲁斯凡有些心不在焉，一双眼睛都盯着她，“只是有的时候有点弄不明白，他天天和陛下待在一起，也是唯一一个直呼陛下姓名的人，但是为何他的性格还如此……孩子气吧。”

“他叫陛下的时候，似乎很特别呢，你能学学么？”

鲁斯凡微微皱眉，努力回想，然后两条眉毛动了动，眼睛睁得圆圆的：“嘿，米兰，最近有没有听说梵卓区又来了几个美女呀？”

莉莉斯半掩着嘴，笑出声来：“太像了，真的太像了。”

鲁斯凡连回话都忘记了，只看着她出神。

天越来越黑，宫殿内的灯火因此更加明亮。莉莉斯苍白的脸头一次显得有些血色。

“莉莉斯小姐，您……您真的是变了不少。”

这时，守卫来了：“莉莉斯小姐，请随我来。”

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她转身走向鲁斯凡，半闭着眼，瞳孔红宝石一般，艳丽而透澈，“是么，我变了不少？”

“是的。”他有些不安，“不过这是好事，您越来越美丽了。”

莉莉斯没有回话，只靠近他，抬头凝视他的眼睛：“明天晚宴你要来么？”

“我可能会回去……不过也说不定，有可能会待这里，我不知道。”

“好吧，好好休息。”她转身就走。刚走了两步，又半侧过脸，看他一眼，随着守卫进去了。

鲁斯凡在原地站了片刻，魂不守舍地回到了马车上。

他的随从问：“爵士现在要去哪里？”

“我怀疑莉莉斯去过了‘那边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她现在的举止言行，简直就是一个撒霸特女人的典型表现。”他顿了顿，嘴角忽然扬起，“不过，真的很不一样……”

莉莉斯刚进房，还没来得及观看房间，便翻到了一本《当代血族词典》。但是还没来得及翻看，就有一个侍女进来说：“莉莉斯小姐，床单我们已经换过了。”

莉莉斯回头看看隔自己二三十米以外的淡金床铺，点点头：“谢谢。”

侍女看看她，又轻声说：“陛下交代过，他床上那些书不可以动，里面的书签请一定注意，不要让它们掉出来了。”

“嗯。我知道了。”

侍女又看看她，出去了。

莉莉斯翻了翻词典，忽然猛地回头。

这是谁的房间？

莉莉斯四下观察了一阵子。

这是一个雍容华贵的卧室，但与此同时，也相当古老：贴墙环绕的大片书柜，木制封面的书籍，镶嵌着蛋黄花纹的深红地毯，雕刻花纹的金属窗门，墙角



一个陈列红白酒的吧台，还有那个淡金色的床。

莉莉斯走到吧台旁。

里面装着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酒瓶，还有一些盛满红色液体的长颈瓶。瓶中的液体浓稠色深，显然都不是酒。每个瓶下面都贴了小标签，标签上写着“79%”、“89%”、“99%”等字样，下方写有“18-20”、“20-22”、“22-24”等等，再下面便是国名或是城市名。有的瓶子下面写有人名，大部分是女人的名字，不过她都没听说过。有人名的瓶子往往都比较精致，较小。

莉莉斯提起一个瓶颈看看，想了片刻，差点把瓶子给摔了。

这些都是血。

她后退一步，浑身上下都像被虫爬过一样难受。她刚想后退赶快离开这个诡异的酒柜，却突然看到最右方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淡蓝空瓶。虽说是空瓶，但上面也标有价码。而且，这两瓶子上还有奇怪的符号：那是一个长了獠牙的倒立十字架，底端被荆棘圈代替。

其中一个瓶子下方写着：

89%

特娜

伊丽莎白·肯特

另一个瓶子下方写着：

99%

特娜

伊丽莎白·肯特

百分比和“特娜”之间有一段距离。

莉莉斯再对比其他的血瓶，确定第一行应该是类似血液浓度的东西，第二行是年龄，第三行是出生地，第四行是人名。

这样看来，特娜是一个地名，伊丽莎白·肯特是血液主人的名字。而这个人还没有死，所以中间有空行。

再看看同柜里的血瓶，几乎所有瓶上都有那个奇怪的符号。而且，其他血瓶上都有年龄，最低的一个是“98”，高的有超过“400”的。

看来这个里面的不是人类的血。

莉莉斯立刻找来那本《当代血族词典》，迅速找到了“特娜”：

撒霸特首都，位于撒霸特领土南部，血族世界特大城市之一；市区人口121万（1698年），包括周围五郡在内的大特娜人口达400多万人；全魔党最大的工业城市、河港和陆上交通枢纽，全血族重要商业和时装中心；有特娜学院等高等学校和全魔党最大的图书馆；著名旅游城市；行政中心为撒霸特王宫。

撒霸特：魔宴盟派的别称，亦名“黑暗之手”。与中立党、密党合称血族的

三大党派。卡玛利拉的宿敌。主要氏族有两个：棘秘魑以及勒圣布拉。首都特娜。主要语言：撒霸特语。创始者：德古拉伯爵。主要统治者（1698年）有：德古拉伯爵，巴托里伯爵夫妇。

这个词条的旁边有一个插图。图上有个标志，正是她在酒瓶上看到的奇怪符号。

这么说来，标上这个符号的血瓶，装的都是吸血鬼的血。只是血液颜色都很奇怪，有蓝色、紫色、紫红色……偏偏没有红色。

她看看自己的手腕，蓝色的筋。

她想了想，又翻到了“卡玛利拉”：

隐秘盟派的别称。与中立党、魔党合称血族的三大党派。撒霸特的宿敌。主要氏族有七个：末卡维、布鲁赫、妥芮朵、瑞魔尔、冈格罗、梵卓、诺费勒。首都莱温。主要语言：卡玛利拉语。创始者：莉莉斯。统治者（1698年）：米兰。行政中心：格路密斯王宫。

旁边的标志，正是她在王宫铁门上看到的。

现在她大概清楚自己的状况了。

她确实在吸血鬼的世界。血族有三个大党派，她在密党的首都莱温。密党的帝王叫做米兰。无论她是失去记忆，被人洗脑，还是灵魂附体，这身体的主人，莉莉斯，是这个党派的创始者。

之前，莉莉斯莫名失踪两个月，并且藏在首都的一个小巷中，直到她醒来。

她需要弄清楚来龙去脉。不过，并不是那么急的。

她关心的是米兰。

她又翻翻词典，找到了“米兰”的词条：

米兰（1641—），姓氏不详，血统不详，籍贯莱温，原属布鲁赫族。密党统治者（1698年）、政治家。1647年破格毕业于莱温学院政治战争系，获硕士学位。1654年出席卡玛利拉高层会议。1655年发表《卡玛利拉六大戒条》、《氏族民主论》。1657年经选举成为布鲁赫族亲王，并得到侯爵称号。1658年3月镇压布鲁赫的氏族分裂起义。1658年末迎战撒霸特，在赛伦连败魔党军队，得到伯爵称号。1660年经莉莉斯推荐，大法官投票选举继位。1662年参与编写《梵卓自治法案》。1667年与撒霸特签订临时停战协议。1669年因遭民众质疑游行强行镇压。1673年重新修订……

莉莉斯打了个呵欠，没心思再看下去，随便翻到下一页看看还有多少，看到一张照片，又翻回来。呆了一下，又翻到下一页。

照片上的男子穿着白色高领衬衫，脸颊窄瘦，留着黑色的短发。因为头发鬈曲，两耳边的发梢便自然翘起，外加微微凌乱的刘海，显得越发青涩。

黑发白肤的人有很多，但是颜色对比如此强烈的人，除了他，恐怕再找不出